



繽紛的生命不殘缺

—藉由反省社會如何看待身心障礙談通識教育裡的生命教育

方中士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知名作家韓良憶有個重度智障的姐姐，她在《跟著妹妹搭巴士》（瑞秋賽門著，黃道琳譯，女書出版，2004年）書序裡反省一般人對智障者的陌生與誤解。以為如果我們不能自覺到不能有在智障者面前高人一等的心理的話就很難進入他們的心靈世界。

韓良憶的姐姐專注收集麥當勞的冰咖啡兌換券，其執著與投入和滿足如同此書中的貝絲愛看月亮、搜集鑰匙圈、整日搭個路線的巴士。自閉症等心智障礙者有他們自己表達感情的方式。因此，一個社會是否文明是否把人道精神當作值得追求的價值，端看是否能從細到語詞的選用開始落實尊重生命的繽紛，而非以文化的成見輕率且殘忍的區分正常與否。因此從殘障到殘疾到身心障礙從瞎子到盲人，從弱視到低視能，從白癡到智障到喜憨兒語言心理的區分是值得斟酌與肯定。這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題的作品在通識教育裡可發揮的價值，一省察我們文化偏見的良好機會。

《跟著妹妹搭巴士》作者由小到大，慢慢的理解到妹妹有她的情感和獨立的心靈世界，例如強烈覺得自己的家最安全，對別人的惡意攻擊也會很在意，臉上痛苦的表情竟可以延續幾小時等。

智障不等於動作或思考遲鈍，他們腦裡也有飛快的運算和反應。智障者沒愛情與婚姻權嗎？我們可以仁慈的理由主動為他們結紮嗎？作者發現妹妹貝絲對大城市各巴士路線所展現的信心可不亞於氣定神閒的博物館員。

心智年齡標準是人為的，這標準卻常淪為把他們歸類為無用且成為他人負擔的標籤。至於他們本人的意念、意識、情感時尚偏好、音樂品味、衛生習慣、言詞能力、社交手腕、性愛需求可以整齊齊齊的放進我們所謂心智年齡的盒子裡。

於是，我們預期的是永遠定型化的傻笑，天使般的小孩加上流口水讓人嫌棄的模樣。而罪惡感成了其家人的心靈枷鎖，於是作者得面臨讓智障的親人自己住嗎？住進收容所嗎？作者真誠剝自己的軟弱與逃避。

表情呆滯步伐遲鈍的表象是不是被社會型塑成的？在作者自我剖析裡，讀者可以認識美國社會有關身心障礙者的社福利制度和執行時的細節。例如：給予無法獲得經濟獨立的身心障者基本生活需求的經濟救助，即使沒有工作能力，也不虞衣食



，雖然這樣可能會引起同樣在生存邊緣的人士質疑和不滿，懷疑社會福利補助的公平性。像書中的貝絲就有社福單位給予的個人信託基金賬戶，並有專人負責監督，藉以保障他終身的養護。

人性化的導護體系：貝絲有她個人專屬的督導員和團隊，有每年度的輔導她的工作檢討會，邀請她的法定監護人參與，共同擬訂監護她的年度計畫，從財務管理到健康維護、身心狀況的追蹤、醫護照顧，可說是注意到從身體到心理的每一層面。書中提到的社工人員未必是公部門的人員，有的是服務於私人的基金會，但因體系完備，逐年改進之下，讓人感受到人道精神的具體呈現實踐模式。

在以瘋狂迷信智商標準為主題的小說《獻給阿爾幾農的花束》裡，我們知道美國也是到60年代以後才逐漸體認到社會福利工作裡的積極意義，逐漸走向社工的自決運動，從將身心障礙者當作累贅當作天譴到尊重他們的自決和自尊，不再把身心障礙者關在所謂養護所或甚麼團體之家裡。把他們從污穢髒亂的可怖悲慘處境裡解放出來，讓身心障礙者發展自己的人生目標。我們的社會給他們實現個人生命目標的協助才能展現文明的價值。